

文學
流域

散文新四書

秋之聲

陳義芝 編著

陳芳明

周芬伶

何奇澎

陳黎

謝旺霖

陳大為

陳列

徐國

散文新四書

秋之聲

陳義芝 編著

陳芳明

周芬伶

陳黎

何奇澎

楊牧

舒國治

謝旺霖

林文月

陳大為

陳列

徐國能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散文新四書 秋之聲 / 陳義芝編著. — 二版一刷. —
臺北市: 三民, 2010
面; 公分. — (文學流域)

ISBN 978-957-14-5277-7 (平裝)

855

98019473

◎ 散文新四書 秋之聲

編著者	陳義芝
總策劃	林黛嫻
發行人	劉振強
著作財產權人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發行所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 臺北市復興北路386號 電話 (02)25006600 郵撥帳號 0009998-5
門市部	(復北店) 臺北市復興北路386號 (重南店) 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61號
出版日期	初版一刷 2008年9月 二版一刷 2010年6月
編號	S 811470

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〇二〇〇號

有著作權，不准侵害

ISBN 978-957-14-5277-7 (平裝)

<http://www.sanmin.com.tw> 三民網路書店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或裝訂錯誤，請寄回本公司更換。

【序】

十二種秋天

陳義芝

人生的週期和季節一樣，自然界的變化就是人生的道理。中學以前的青少年約當四季裡的春天，從青少年到中老年就像從春到秋，不過是一轉眼間的事。

春天，情感舒暢；夏天，心情鬱悶；秋天，心志高遠；冬天，思慮加深。這是古人已經說明的。置身於不同的環境氛圍，當然會產生不同的感覺；未曾經歷的環境氛圍，雖無法直接感動，經由想像也能生發相同興致。現在，讓我們仔細品味秋的意思！

李白說，「春陽如昨日」，「颯爾涼風吹」。彷彿昨日還是春陽煦煦的天氣，今

日已綠草衰黃，吹起了蕭颯的涼風。秋，帶來生命的迫促感。

杜甫說，「叢菊兩開他日淚，孤舟一繫故園心」。菊花一年又一年在淚眼中開，回鄉的心緊緊縛住浪跡天涯的人。秋，又深刻反映羈旅作客的心情。

歐陽修細聽秋聲，進一步描寫秋天的色調、情態與意境：「其色慘淡，煙霏雲斂；其容清明，天高日晶；其氣慄冽，砭人肌骨；其意蕭條，山川寂寥。」這是中學生熟讀的〈秋聲賦〉。最能激發人聯想，引動心思去遼遠的時間、空間之外盤旋的，就是意態豐富的秋天！

這本小書可以搭配《春之華》、《夏之豔》、《冬之妍》一起讀，也可以單本讀，甚至單篇讀。星月皎潔，明河在天，每一篇都有一個洗滌人心的故事，而共同的特色是用秋光來描繪：

〈野地神父〉，描述一個微冷的早晨，在一寂寥的村子，有一位將祈禱聲化成一波波海浪的神父。

〈天涼〉中，詩人坐在書房看楊葉飄落，一面感觸新鮮的瓜果收穫，一面想像文學傳統對秋天的抒情。

〈造物不吾欺〉，追蹤一位忙碌教授的眼光，他走在校園，浪漫地看天空、看雲、看樹葉的變化，體會無喜無憂的心靈境界。

〈今夕何夕〉，呈現一個歸鄉之人的尋尋索索，極目空無人跡的曠野與丘陵頂端，在燦爛的星空下，猝不及防地失聲痛哭。

〈白夜〉，映照那位安靜、美麗又懷著一絲淡淡憂思的仕女，在北冰洋的輪船甲板上踱步，寂天寞地的冰山包圍著，黑夜似乎永不落幕。

〈熄燈〉中，聽著音樂獨自飲酒的人啊，乘著思緒的風，在心事的潮浪盪漾，化成千萬縷「放逐詩人」的魂魄。

〈遙遠的公路〉，伸展遼闊的北美地圖，一個現代浪子夜以繼日地奔馳，除了偶爾抵達，總是在路上，喝咖啡、加油。那是一種生活態度、價值觀。

〈小津安二郎之味〉，以沉靜的家居生活為背景，素筆勾描翻譯日文字幕的母親、常去日本料理店點餐的父親，吐露說不出的人生況味。

〈荷盡菊殘〉，最感人的畫面在送別退休的老教授，西風秋雨的氣氛裡，聽一位鬢髮半霜的老師長聲吟哦起東坡的詩。

〈最藍〉，教我們看到別人心裡的藍，也透露了自己心底的藍。淋著雨的玻璃帷幕大樓裡已有不少人生故事，更何況還有遠方的、古老的故事在電視裡播放出來。

〈直貢梯寺的天葬〉，聚焦於：揹屍的行列、天葬的山頭與山谷、漫天的鷹鷲拍翅，腥血與香息流盪，冷空氣與熱鼻息交流，死亡透過一雙年輕眼睛產生秋意。

〈劫〉，掃描斗室的修行人、燭光下的經書、遙遠的「祇樹給孤獨園」、大梵天，人的故事刻在黃色琉璃上。

十二篇秋天的文章不只是十二種秋天的意思。十二段秋天的人生，示範了十

二種寫文章的方法。在時間的長流，秋風颯颯，你是不是也有幽幽照面的往事追憶，酬答知音的未來心曲！

散文新四書

秋之聲

— 目次 —

散文新四書編輯凡例

【序】十二種秋天

001 野地神父 陳列

007 天涼 楊牧

013 造物不吾欺 何寄澎

0 1 9 今夕何夕 席慕容

0 3 1 白夜——阿拉斯加印象 林文月

0 3 9 熄燈 陳芳明

0 4 7 遙遠的公路 舒國治

0 6 3 小津安二郎之味 陳黎

0 6 9 荷盡菊殘 徐國能

0 7 5 最藍 周芬伶

0 8 7 直貢梯寺的天葬 謝旺霖

0 9 9 劫 陳大為

1 0 7 附錄 落花時節又逢君——追憶與創作

主講人／陳義芝 記錄整理／賴志穎



陳
列

野地神父

看到他時而低頭

時而兩眼輕輕移動

看著在座的人們

或偶爾定定地凝視遠方。

四月早晨的陽光，

經由膠布遮棚的過濾之後，

輕輕地均勻落在他的臉龐和白色長袍上。

我開了近一個小時的車，然後彎過一座窄橋循著鄉道進入部落到達喪禮的場地時，告別式已經開始了。臨時的遮棚搭在路旁矮坡坎上的戶外小空地裡。大約二三十個人坐在棚下的塑膠椅子上，一起面對著一位外國神父，安安靜靜聽他講話。我在後頭要找個位子坐下來時，才忽然意識到，神父講的話，竟然，用的主要都是當地的原住民語。

我頗為訝異地，甚至帶著些驚喜的心情，一直望著他，看到他時而低頭時而兩眼輕輕移動看著在座的人們或偶爾定定地凝視遠方。四月早晨的陽光，經由膠布遮棚的過濾之後，輕輕地均勻落在他的臉龐和白色長袍上。他站立著的身影直挺挺的，背後是稍微下斜的多處狀似廢耕中的墾植地和其間錯落分布的一些低矮房舍。小山丘橫臥起伏在更遠處。一些浮雲也在他背後的藍天裡。沿著空地邊緣種植的一排茂盛綻開的孤挺花，或白或紅的兩種顏色，燦爛地點綴在他身旁。

神父說的話，可能包括讀經、祈禱、詠唱吧，使用的這裡的原住民語言，我完全聽不懂。但是從當中夾雜的一些普通話裡，我可以聽到天主、塵世、重聚、希望、相通、安慰之類的字眼，也約略推測他談到了死亡不能使我們分離或挫折的事。無非就是這一類的道理。他說話的語氣也顯得緩慢平淡，沒甚麼很大的揚抑波動。然而逐漸

地我好像被他的話帶著走，覺得他那微微帶著異國口音的腔調，以及其中明顯跳躍著的一些他認真想要去發得準確的捲舌母音，整個的就像一首緩慢抒情的樂曲，音符乾淨卻又圓潤，而那旋律，時而反覆如賦格，彷彿來自遙遠的帶著溼意的曠野，然後飄洋過海，來到這個僻遠寂寥的山間小村子裡，在這個微冷的早晨，和晨光一起過濾之後，在我們這群相聚的人們當中和我們相伴，像海浪一波接著一波，安靜地洗著我們的身體。

我看到他高高的額頭上細細的汗珠在他低首抬頭之間閃爍著小小的亮光。

而我那一位喪父的原住民年輕朋友，這時坐在最前面的位子，也是時而低首時而抬頭看著神父。我從斜側面看過去，他的臉上似乎見不到我記憶裡的那種常喜歡自我調侃的嬉謔表情，但也好像沒顯出特別的哀傷，只有類似於某種野地裡的小動物有點迷惘地佇候著一場大風雨的來臨和結束時的神色。

——二〇〇七年九月號《新地文學》

作者簡介

陳列

本名陳瑞麟。一九四六年生，台灣嘉義人。淡江大學英文系畢業，曾任國中教師。一九六九年前往花蓮任教兩年後考取研究所，一九七一年就讀研究所時因組讀書會，受誣害而入獄，判有期徒刑四年八個月。出獄後從事翻譯與寫作，一九七九年以〈無怨〉獲得時報文學獎散文首獎，翌年以〈地上歲月〉再獲首獎；一九九〇年以〈永遠的山〉一書獲第十四屆時報文學獎推薦獎。他的作品具有沉思的深度，與溫厚的藝術特質，切近社會現實，卻能擺脫憤懣情緒，遠離囁語謊言。陳萬益教授認為，寫作是陳列自我修持的功課，讀者從中也能得到最大的慰安和喜悅。著有《永遠的山》、《地上歲月》等。

一九九〇年代開始，陳列同時投身政治工作，曾任第三屆國民大會代表、民主進步黨花蓮縣黨部主委，兩度參與花蓮市長與台灣省議員選舉。在朋友眼中，他是一位敦厚的文人，沒有交際手腕，並不適合在政治場中打滾。二〇〇六年，陳列在花蓮購

買了一塊農地，蓋了一棟小屋，展開新的耕讀生涯。

作品導讀

洗滌人心的旋律

〈野地神父〉描寫在山地部落參加一個喪禮，聽神父用原住民語言追思、布道，從而感受到他飄洋過海將一生奉獻在此的精神。作者以乾淨而細膩的筆觸描寫所見所聞，沒有強加任何世俗觀念，人與人的貼心溫暖、神職的耕耘，如同音樂的浸潤、海浪的淘洗，產生一股安定人心的力量。

我們常問，文章如何生動？答案是：把現場帶到讀者眼前。本文一開筆就帶我們進到現場，而且場景不單調，先是窄橋，接著鄉道、部落，以至於喪禮的場地，是流動變化的。文章的本事是：神父主持一個朋友父親的告別式。要描繪外國神父，先得描繪在甚麼情境下看到他。那情境就是文學現場。作者彷彿手持攝影機，沉穩地掌鏡，從路旁矮坡坎上的遮棚、棚下二三十個人的視角看到本文主角——神父，再從神父的視角回看在座的人們。「神父偶爾定定地凝視遠方」，有凝視生命長路的意涵，也可以

看作是伏筆，為第三段描述神父來自遙遠的國度，提供氛圍想像。運用多重視角，不但透過人的眼光，還借助陽光映照。第二段後半，陽光映照到神父臉龐、長袍和他背後的墾植地、房舍、藍天浮雲、孤挺花，鏡頭四方掃描，場景歷歷在目。

繼視覺表現之後，第三段是含括語音、語意、語氣、語調的聽覺表現，神父的話語像「抒情的樂曲」，「反覆如賦格」，聽者進入感受、想像的層次。賦格是音樂詞語 *fugue* 的直譯，用一個簡單的音樂主題起始，在兩個或更多的聲部中相互模仿、變化。此刻，神父的話如晨光般有過濾（洗滌人心）的作用，因神父的志業是潤澤的、寧靜的、厚實的、光輝的。這一段是本文最深刻最具情韻的一段。

第四、五段從想像神馳中回到現場神父額頭的汗珠、喪父者迷惘的神色。全篇文章筆調節制，沒有濫情的哀傷，而流露莊嚴的省思，這省思不僅在生與死的面對，更藉由神父獻身「野地」，引導人思索生命的價值。作者在結尾把人比擬成小動物，讓人性回到最原始的大自然，則〈野地神父〉又有天人合一的意旨。



楊牧
天涼

我推門走進後院，
坐在微涼的塑膠椅上，
靜靜看那含苞待放的叢菊，
太遙遠又太親近了，
彷彿霜後的黃花必然帶著淚，
也不是悲哀，
總是憤怒拼成了點點的淚。